

## 《樹屋少年》

### 6

樹屋是翊亞提議說要蓋的。如果我的記憶沒錯，樹屋是我們國小六年級的那個暑假蓋好的。

那時候我總喜歡去開康樂隊的阿煌家玩耍。他家在大馬路邊，一樓的鐵捲門比我家門前的塑膠波浪板層簷還高，我們在他家門前的騎樓打羽毛球時，很少會因為球碰到屋頂而不算重來。對住在彎彎曲曲巷子裡的我和翊亞來說，光是這點就已經很偉大了，但阿煌家了不起的地方還不止於此。他家共有三層樓和一個加蓋在頂樓陽台上的鐵皮屋。我母親說那叫做「透天厝」，透天的意思就是整棟房子從頭到腳從一樓到頂樓都是屬於自己的，在咱們這一帶有條件擁有透天厝的人可不多，阿煌肯定是極有福氣的人，才投對胎有頂天立地的透天厝可住。我說我們家也有兩層樓，也是從頭到腳都是自己的，所以我也算是住透天厝的福氣之人。我母親說，你是小糊塗，看清楚你自己住的是什麼地方？她拉高嗓門，似乎有意讓坐在屋內餐桌邊剝花生殼喝米酒頭的父親聽見。「這叫做違章建築，是用木頭亂搭起來的，懂嗎？透天厝是洋房，是用水泥磚頭蓋的。你出去可別亂說你住透天厝，免得我被鄰居給笑死。」

阿煌家的鐵捲門好像永遠都是開著的，整天都有人進進出出，都有人圍坐在一樓那張還看得出樹幹形狀的檜木茶桌邊泡茶。明明是個臨馬路開店做生意的好空間，阿煌他爸爸卻只擺了那張大茶桌、一張鐵製辦公桌、一個鐵製公文櫃，以及兩盆掛滿紅色小蝴蝶結和假元寶的金錢樹盆栽，剩下的地方就空在那兒，全浪費了。阿煌說，這樣的擺設考量過風水五行，鐵櫃是金，茶桌是木，泡茶需有水火，而那兩株半人工半自然金錢樹的重點當然就是盆裡的土了。不僅是擺設，阿煌說，就連他和他爸爸的名字裡也藏有五行。他的名字「鑫煌」裡面有金和火，他爸爸的名字「淼坤」裡有水和土，再配上他們「林」這個姓氏，金木水火土剛剛好一個也不缺。五行到齊，不管對事業或健康都是有好處的，阿煌這麼說，至

少你不會一遇到什麼不順就整天疑神疑鬼缺了這或缺了那。

不過阿煌和他爸爸還是有欠缺的。阿煌缺了母親，他爸爸缺了一個女人。

阿煌的爸爸每天早晚必燒兩柱香，一枝插在神明桌上，一枝插在大門口。連續幾個大年初一，他爸爸天沒亮就在大廟門口卡位，有次還真的讓他插到了頭香。只可惜，五行齊備加上虔誠的信仰，仍無法讓阿煌的爸爸補齊他媽媽離開後造成的這個缺口。

阿煌說，他爸爸並不缺女人，在他們家進進出出的阿姨多到讓他學會不在這些「阿姨」前面冠上姓名，免得叫錯惹來白眼。他爸爸說過，在我們住的這種地方，最不缺的就是女人。他爸爸缺的是一個會幫他洗衣服和煮飯菜的女人。就算出現，阿煌也不打算把這個女人稱為「媽媽」。他說，如果哪天他爸爸強迫他把「阿姨」改成「媽媽」，他就一定馬上離家出走。

這番話讓翊亞頗感贊同，因為翊亞也同樣有所欠缺。在我們還沒唸小學，還騎著三輪車在巷子裡來來回回兜轉的時候，翊亞的爸爸有天早上出了門，就再也沒有回來過。有人在上游河邊的堤防上找到他的摩托車，人卻出現在下游出海口附近的紅樹林裡，身上爬滿綠頭蒼蠅和揮舞著獨臂巨螯的招潮蟹。我們這附近的河邊時有浮屍，淹死人一個人算不上什麼。許多想尋死的人，特別是因為感情因素而想不開的人，總喜歡到這條河上游的風景區，從那座可能是他們當初訂情地點的吊橋一躍而下，然後屍體就會在我們這邊的水門外浮出來，嚇嚇那些天沒亮就到河邊散步甩手的老人。浮屍算不上什麼，不過翊亞的爸爸溺死的事情還是轟動了附近鄰里，因為他是環保局的河川稽查員，具有公務員身分。他摩托車停放的那個堤防，河堤外有一間藏在鐵皮屋裡的化學工廠，河堤內有怪手卡車在開採砂石。他的肺裡沒有積水，倒是後腦開了花，有個好大的傷口供螃蟹爬進爬出。在大廟牆內廣場榕樹下泡茶的大人，根據已知的種種線索，推敲出無數種案情的組合，但只有一件事是不爭的事實——翊亞的爸爸是因公殉職，姜媽媽有一大筆撫恤金可領。

「我們來蓋一間樹屋吧。」

翊亞在他爸爸死後第六年的那個夏天，對我和阿煌這麼說。

這個提議我們立刻贊成了。暑假那麼長，我們的活動空間又那麼小。姜媽媽不准翊亞穿過水門去河邊玩，擔心那條帶走她丈夫的河流也會讓她的孩子遭到不測。阿煌家雖有三層樓可以讓他上上下下玩耍，但他爸爸卻把樓梯頂端出口的鐵門鎖起來，不准阿煌上到頂樓陽台上的鐵皮屋去。我媽媽雖然放任我到處亂跑，卻也經常陰著一張臉，以令人生畏的口氣告戒我，絕對不能跨過夜市牌樓所在的那條街。她沒講明原因，但誰都知道那條街北邊的巷弄裡藏有我們這些小孩子不應該看到的東西，而那正是她一心想搬離這個地區的最主要原因。水門外的那條河，夜市所在的牌樓街，一橫一豎削去大半我們可向外輻射的遊戲空間。剩下來的地方，鬧區中縱橫交錯的馬路巷道，則堆滿大人的生財和交通工具。不太寬的騎樓底下，是賣炒米粉魷魚羹的廚房，是五金材料行堆放水桶折疊梯的倉庫，是服裝行的花車拍賣的陳列場，是機車行換油補胎的工作區，是遊民夜間的旅社和酒鬼白天倒臥的地方。雖然夜市的攤販只在黃昏後才出現，而且都以那條牌樓街為中心聚集，但感覺我們好像二十四小時都活在一個大市場裡。我們活動的空間有限，暑假又長得望不到盡頭，翊亞的主意來的正是時候，蓋一間樹屋可以讓我們有事情好做。

「可是，樹屋要怎麼蓋呢？」我和阿煌這麼問。

「樹屋需要樹，需要木頭，這兩樣我們都不缺。」翊亞說。阿煌家後面有一戶沒人住的日式宅院，房子的屋瓦和樑柱早已塌了，院裡那棵芒果樹卻長得枝繁葉茂，樹梢比阿煌家三層樓的透天厝還高。以前我們怕鬼，不敢翻牆進去裡面探險。但暑假前不知那間大街邊的建材行，把這廢宅院當成工材庫，開來幾輛卡車卸下長長短短的木板堆滿整個院子之後，這裡就變成我們最新的遊戲據點。我們不必翻牆，也不必從大門那扇已蛀掉一半的紅色木門底下鑽過。院裡的木材堆了快一層樓高，我們可以大大方方，走進阿煌家經過那些圍在茶桌前泡茶的大人，上樓到阿煌的房間，打開窗戶向外一跳，就可以平安降落在我們的木材樂園。

問題是，我們都是城市小孩，誰也沒有看過樹屋，不知道這種屋子是什麼模

樣。

「這個簡單。」翊亞說。他利用從鋼琴老師那裡下課回家的空檔跑來找我和阿煌，從裝琴譜的袋子裡，拿出一本兒童百科全書。「樹屋分成瞭望式和住宅式兩種。」翊亞翻開彩色圖頁，唸出上面的文字。「瞭望式為防禦警戒用途，構造簡單，但要蓋在較高的樹上。住宅式是生活起居用途，有牆壁和屋頂，可遮風擋雨。」我和阿煌被圖片裡那些穿草裙拿長矛，在樹屋上下爬來爬去的小黑人給吸引了，沒注意聽翊亞後來說什麼。「所以我們要蓋什麼式？」阿煌說。「瞭望式，而且要蓋得越高越好。」翊亞說。「可是，我們要瞭望什麼呢？」我說。

「瞭望什麼？」翊亞似乎不懂我的意思。

「是啊，瞭望什麼？」我說。

「瞭望你的未來啊。白痴。」